

聊齋誌異

卷

玖



聊齋誌異卷九目錄

白蓮教

雙燈

蹇償債

鬼作筵

胡相公

念秧

泥書生

土地夫人

寒月芙蕖

酒狂

陽五候

趙城虎

武技

小人

秦生

鴟頭

封三娘

狐夢

聊齋誌異卷之九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白蓮教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慕其術者多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中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啓視、去後門人啓之、見盆內置清水、上編草為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随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

違吾命、門人力白其無。師曰：適海中舟幾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於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二滴，師不歸，儼然而殆。就床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適使我暗行十餘里，尚復云々。耶！門徒大駭，如此竒行，不可勝數。後有愛妾與門人通，師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飼豕，門人入圈立地化為豕。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

之辭以久弗至、門人家諸處探訪、絕無消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洩諸門人父、其父告之邑宰、恐其遁、不敢捕治、達於上官、請甲士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忽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盃、口如盆、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前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衆如其言、脫其妻縛、妻荷戈往、巨人怒、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復出其子、又被吞、如前狀、衆各對覩、

莫知所為某泣且怒曰既殺吾妻又殺吾子情何以
甘然非吾自往不可也衆果出諸樊籠授之刃而遣
之巨人盛氣而迎格鬪移時巨人抓攫入口伸頸咽
下從容竟去

雙燈

魏運旺益都之益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
供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家業酤一夕魏獨卧酒樓
上忽聞楼下踏蹴聲魏驚起悚聽聲漸近尋梯而上

步、繁响、無何双婢挑燈、已至榻前、後一年少書生、
導一女郎、近榻微咲、魏大愕怪、轉知為狐、毛髮森豎、
俯首不敢睨、書生咲曰、君勿見猜、舍妹與君有前因、
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目、自慚形穢、覩顏不知
所對、書生率婢子、遺燈竟去、魏細視女郎、楚々若仙、
心甚悅之、然慚作不能作游語、女郎顧咲曰、君非抱
本頭者、何作措大氣、遽近枕席、媛手於懷、魏始為之
破顏、捋袴相嘲、遂與狎昵、曉鐘未發、双鬟即來引去、

復訂夜約。至晚女果至。咲曰：痴即何福，不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飲。賭藏枚，女子十有九贏。乃咲曰：不如妾握枚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妾猜，君當無贏時。遂如其言。通夕為樂。既而將寢，曰：昨宵衾褥瀟冷，令人不可耐。遂喚婢將襪被來，展布榻間，綺縠香奩，頃之。緩帶交偎，口脂濃射，真不數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為常。後半載，魏回家。適月夜，與妻話窓間，忽見女郎華妝坐。

牆頭以手相招、魏近就之、女援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數武、以表半載綢繆之意、魏驚叩其故、女曰、姻緣自有定數、何待言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雙燈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魏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傍徨、遙見雙燈明滅、漸遠、不可覩、快鬱而返、是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蹇償債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王卓、傭居公室、其人少游

情不能操農業、家屢貧、然小有技能、常為役務、每賁之厚、時無晨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殍餓、然何可以久、乞貸我綠豆一石作資本、公欣然受之、卓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資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讀書於蕭寺、後三年餘、忽夢卓來曰、小人負主人豆直、今來投償、公慰之曰、若索爾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筭數、卓愀然曰、固然、凡人少有所為、而受人

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助，升斗且不容昧，況其多乎？言已竟去，醒而疑之。既而家人白公：「夜牝驢產一駒，甚修偉。」公忽悟曰：「得母駒為王卓耶？」使人探訪，卓於數日前果死矣。越數日歸家，見駒戲呼王卓，駒奔赴如有知識。自此遂以為名。公乘赴青州，衡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購之。議直未定，適公以家中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櫪，齧折脛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

人朝夕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直與公平分公如所請後數月牛醫售駒得錢四千八百以半獻公受錢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噫昭々之債而冥々之償此足以勸矣

鬼作筵

杜秀才九畹內人病會重陽為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興盥已告妻所往冠服欲出忽見妻昏憤絮々若與人語杜異之就問卧榻妻輒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

時杜有母柩未殯、疑其靈爽所憑、杜祝曰、得毋吾母
耶、妻罵曰、畜生何不識爾父、杜曰、既為吾父、不勝他
人耶、何乃歸家、崇兒婦、妻呼小字曰、我需為兒婦來、
何反怨懟我、兒婦應即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懷
玉、我萬端哀乞、甫能允遂、我許小餽送、便宜付之、杜
如言、於門外焚紙錢、妻又言曰、四人去矣、彼不好違
吾面目、三日後當治具酬之、爾母老、龍鍾不能料理
中饋、及期尚煩兒婦一往、杜曰、幽明殊途、安能代庖、

祈望恕宥。妻曰：兒勿懼去，即復返。此為渠事，當毋憚勞言。已曰：盡此且去。妻即冥然。良久，乃甦。杜問所言，茫不記憶。但曰：適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賂之，始去。我見阿翁鎚袂尚餘二鎚，欲窃取一鎚來作糊口計。翁窺見，叱曰：爾欲何為？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乃歛手未敢動。杜以妻病革，疑信參半。越三日，方咲語間，忽瞪目久之，語曰：爾婦慕貧，曩見我白金，便生覬覦。然大約以貧故，亦不足怪。將以婦

去、為我敦庖務、勿慮也、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半日許、始醒、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謂曰、不用爾操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堅坐指揮足矣、我真中喜豐滿、諸物饌都覆罷外、切宜記之、我諾至厨下、見二婦操刀砧於中、俱紺帔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於簋、必請覘視、然後行去、甚是豐滿、我窺其客、曩四人都在筵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罷中、翁乃命我還、杜聞之大愕異、每語同人云、

胡相公

萊蕪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為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冀一見之、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闢、僕者大愕却退、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閭寂無人、遂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何不敬賜光霽、忽聞虛空中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謂蚩然足音矣、請坐賜教、即見兩坐自移相向、甫坐、即有錢漆朱盤貯雙